

喜迎二十大 抒写新湖南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作家协会、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风拂吴山

李熙斌

一水连南北，文脉贯古今。西河，这条奔流不息的历史瑰宝，源自南国的仰天湖大草原山脉迤邐而来，孕育多彩的文化遗产，持续滋养沿岸的乡村、城镇和百姓。保护、传承、利用西河的水生态风光带，切入乡村振兴，是历史的重托，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湘南郴州市战略布局，在北湖区华塘镇吴山村上空吹拂的一股强劲之风。

西河像一条无尽的玉带，从吴山村一侧蜿蜒飘过，贯穿着自然与人文的双重魅力。据村支书、村主任曹鹏程介绍,《曹氏族谱》记载:村先祖曹国器官封都统执掌兵符，南宋理宗年间（1127年），带兵巡视由汴梁至楚，见古郴州山清水秀，民风淳朴，要其子曹贤用迁徙家眷，在吴山铺石筑路，青砖砌墙，木制梁柱，造屋建村。正是曹氏父子，入村吴山，弘扬文化，开创了吴山文明的发展史，曹氏家族生生不息繁衍，至今已有800余年历史。

西河吴山村段，两岸古树斜横，绿荫浓密，上百间大小各异的民居邻水而建，临河而生，错落有致。古民居保存尚好的有30余幢，双层砖木结构，石砌墙基，青砖黛瓦，内木梁柱，外墙高大峻拔，饰以精美壁画，屏风、斗拱、门楣、窗格，或刻瑞兽百鸟、回纹花卉，或演绎戏文故事、神话传说，造型优美，雕工精湛，古色古香。这些民居很好地融合了江南建筑的风格，有的利用空间筑骑楼，有的楼前连披檐，雨季可避雨，夏至可遮阳，行走檐下，悠然、从容。

明、清两朝，“耕桑之富，甲于郴阳”的吴山，已成为烟火百家、集市繁华的“郴阳之雄村”了。这些富起来的乡民，重教育，喜诗文，办学堂，建亭榭，因而文化昌盛，人才辈出，书香不绝，是人杰鼎盛的时代。村里考取进士7人，举人、秀才278人，明清时期有“九里三阁老，十里七进士”的美誉。

一条西河，浪花朵朵，见证多彩非遗。具有显著地理和人文特色的古郴阳花鼓小调，吴山村是发祥地之一，发端于宋、元，盛行于明、清。起初称为“耍令”“打白令”，舞台语言为方言，曲牌为民间小调，地方花灯和民间舞蹈为表演动作，且歌且舞，情节巧妙，诙谐风趣。传统剧目有《双探妹》《接表妹》《俏妹子》等，村逢婚娶寿诞、乔迁、春节等节庆，邀来村古戏台演出。曹氏宗祠，义成桥于2014年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郴阳花鼓小调于2016年列为省非遗保护项目，吴山村于2018年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这些均和西河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成为奔腾在吴山村人心灵河床上的精神洪流。

明、清时期的“七进士”荣耀，成就了吴山村千古风流的西河文化。去年，吴山村与湘南学院南岭走廊乡村振兴研究院签约，吴山村制订了“三年行动规划”，以“高校+村庄”新模式，联手把吴山村打造成“乡村振兴示范村”。如今，西河风光带新建了西河湿地公园、古桥景观园、荷花基地、体育休闲公园。古民居得到修缮、保护和开发，谋划康养古民居、民俗文化步行街、市集市一条街，集中打造民俗体验、文化创意等板块，吸引城区市民周末闲暇来村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体验农家生活，再现西河盛景，讲述“西河往事”。

吴山村的秀美，还在于一村之地，竟然有多处文体、休闲等各种完善、齐全的设施。在村中走，映入我眼帘的是“同心亭”，上书楹联“致富精神爽，健身乐趣多”映射出村民的幸福指数。亭边一条石拱桥下的小溪，连接了图书馆、“廉心亭”四角亭、“醉美吴山”诗墙画廊、综合文化服务中心、老年人活动中心、文体小广场、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站等，在近十亩地大小的范围里，集水榭亭轩、假山荷塘、诸园林建筑与村文体娱乐、图书文化等人文景观于一园。

上善若水。吴山村的乡村振兴，以西河相连，因西河而盛，与西河共生。

吴山村让广东梅州市威华水利水电公司承包了西河治理工程，水系连通及农村水系综合整治。引水进村，沟渠到田间地头，修复山塘，在西河村河段兴建了两个拦河大坝。农户家装污水管网，由排污管进村氧化池塘，转入荷花基地净化后，排放到河流中。来到村子和招旅村交界处，建好的拦河坝上筑起了人工湖，天蓝水碧，湖畔柳枝葳蕤，水草丰美，安澜静雅。

吴山村以能人带农户、兴产业、致富村民，挖掘村旅游文化资源，加快文旅、农旅融合，去年村民人均纯收入3.1万元，构建了一幅精美的乡村画卷。

每逢秋季末，吴山村举办“丰收西河”赶集会。临近春节的小年前后，吴山村举办“乡村振兴农旅节”，向城区市民发出“邀请函”，市民坐821路公交车直达村子公交站台，村农贸集市里新鲜的、有机的、绿色的农副 products 琳琅满目。例如，炸烟花、油炸粑子、抖糍粑、土鸡、土鸭、土猪肉等年货应有尽有，让市民收获满满，欣喜而归。

行走在吴山村，但见环境优美，产业兴旺，乡风淳朴，村民的日子幸福而绵长。

覃 昆

● 老屋场 ●

抵达时已是下午4时。这是块小小的坡地。背后是苍莽的太阳山，前面是缓缓降伸的田野、村庄以及同样巨大的山体。太阳依然灼烫。沿着溪流吹来的山风，叹息一样穿过破败的门窗，有薄薄的凉意。

到处是时光肆虐过后的痕迹。倾斜的木壁，腐朽的门窗，长满青苔的地礅岩，不堪重负以至扭曲到触目惊心的柱头、横梁和檩条。阳光漏过稀疏破碎的屋瓦，静静地照着堂屋的火坑。尚未燃尽的残炭，泛着黄昏一样灰白的光。

一个村庄的历史或许就从这里开始。就像屋左的这条山溪，或许是某条大江大河的某个源头。然而，此时此刻，站在溪中硕大的石块上，我们显然无法窥探整个河流的走向、水文和地貌。唯觉流水汤汤，山高水长。

像翻拣珍贵的年代久远的古籍一样，我仍然小心翼翼地、近乎固执地搜寻着隐蔽的细节与痕迹。废墟般的厨房，长着黑色霉菌的满是缺口的陶罐，锈蚀的铁锅残片，被踩踏得凹陷成坑的地面，灶台上郁郁的野草，伸进窗户的灌木……

时间的残酷与迷茫或许也正在于此——一些故物正加速消逝，新的事物正蓬勃生长，好在先祖生活的点滴仍清晰可辨，他们残留的某些气息仍像父母的鼻息一样熟悉。

● 青石 ●

人与石头是一对冤家。像弄不清地里有究竟有多少红苕、岭上究竟葬了多少先人一样，我们也无法知晓山野、溪流到底有多少青色的石头。它们就像胎记和黑痣一样与生俱来。

是的，那些玉石般细腻、天空般碧青的石头，就像黑痣一样，遍布村庄的角角落落、沟沟坎坎。它们那么坚硬又那么柔软，那么冰凉又那么温润，胎记一样让人抛离不开却又心有不甘。

人们像驯养牲畜般驯服着青石。古老坚硬的石头在年轻后生的手里酥如发糕。他们用汗水与肌肉，用铁锤与铁凿将一块块青石雕琢成石碾、石磨、石臼、碌墩岩，铺成石板桥、石板路。

然而人终究活不过石头。人们庄稼样一茬接一茬地生长、成熟、收割，然后消逝。而三百年前先人手里置办的碾子仍在吱吱呀呀碾过稻子，碾过苞谷和晒干的薯米。两百年前架的石拱桥、百年前铺的石板路仍走过一批一批的后人和牲畜，走过无数个清晨与黄昏。

后生时期打制的石臼越来越光滑，越来越滋润，即使置身幽暗的中堂屋仍泛着油亮的光。但当年的后生，浑身的气力却像水分一点点蒸发，人越来越干瘦，头发越来越枯白，神情越来越木讷，再也搬不起臼子、讲不了大话了。

或许就在往后的某个清晨与晌午，后辈请来先生与石匠，用青色卵石砌上坟圈，用青石岩板打成石碑。只有成为岭上先人的时候，人们才会与石头取得和解，像亲人或朋友一样，伴着漫山的清风、明月与寂寞，相守相望。

● 响器 ●

乡野是寂静的。风掠过山林，雨滴落屋檐，山泉淌过竹筒，有一种深入骨子的寂静。即便夜里群狗乱吠，荡起凌乱的回音，但底色仍然是浓浓的墨色和深深的寂静。

人们大多寡言，脸上常挂着憨憨的笑，宛如阳光静静落在灶上。孩子们白天在外嬉戏喧闹，傍晚归家亦坐有坐相，站有站样，神情稚嫩而又矜持。

经年累月与泥巴、石头、溪流、草木打交道，沉默甚至木讷的山民对于人世更有一份庄重与庄严。平日里他们自己可以吃糠咽菜，对于亲朋和客人却很不能倾其所有。平日里人像泥巴一样柔糯，石头一样默默地日晒雨淋，只有逢到重大节日，逢到生老病死，他们才像山火一样热烈，战士一般慷慨。

他们请出系着红绸带子的锣鼓、钹子、唢呐和牛角等响器，像耕地一样慎重地抡起木锤，敲起竹片，鼓起腮帮，在一种撕心裂肺的爆裂的声响中虔诚地庆祝、祈祷或祭祀。

是的，是声响而非音乐，是响器而非乐器，是呐喊而非抒情。乐器是山外的、文雅的称谓。山野有山野的叫法，我们将它们叫作响器。它们奏响的是山间的日头、泥土，是山民的期盼与悲欢。

山民把响器当作仗仗、武器甚至是神器。每当



惦念或遗忘

一个边远山村

的故物或片段

人世间的大事来临，人们就会近乎本能地奏起响器。年节期间舞龙舞狮要动用响器，老人故去要动用响器，架屋场、垒坟圈也要动用响器，在一种世俗的喧闹中壮大声势或寄托哀思。

年头年尾的清晨和黄昏，作权伯伯身披绛色法衣，吹响墨黑的长长的牛角，召唤逝去的先人回家团聚，呜咽苍茫的声音像年迈父亲的嘶喊，那么激荡又那么寂寥。

● 矿洞 ●

宛如删繁就简的历史，若干年月过去，崇山峻岭的白泥塘只遗下若干长满灌木与茅草的巨大坑洞，许多鲜活的人事早已变成模糊、可疑的空洞与背景。

村里已经没有人说得清楚，矿洞开发究竟始于哪朝哪年。在他们日渐模糊的印象里，只依稀记得他们的父辈和祖辈讲起过那些久远的、来路不明的巨坑，只晓得在村里的溪沟，偶尔可以淘洗出小米一般亮灿灿的黄金。

上世纪80年代，仿佛某种轮回，坑洞在沉寂多年后一夜之间苏醒过来，并以令人瞠目结舌的加速度开始漫卷。先是距白泥塘七八公里的蛤蟆塘发现矿脉，随即又在土地坳、牛角冲、归冲、五马槽槽等许多山岭和谷湾相继淘出金子。

随后的十余年里，在方圆20余公里的山林中，来自溆浦、新化、隆回等周边数个县市近万人众，前仆后继，蜂拥而至。火药与机械，爆破与开采，金钱与欲望，阴谋与阳谋，背叛与忠诚，繁华与破败，欣喜若狂与心如死灰……数百年前那段业已消逝的往事，或许在更为先进的生产条件下，以快进键的方式重新开始演绎。最为辉煌的时候，那些崎岖的山岭宛如县城的街市，小卖部、小饭馆、桌球室、棋牌室、录像厅、歌舞厅、典当行，应有尽有，终日人声鼎沸，恍然末世狂欢。

与突然兴起一样，90年代中期，政府开始强力整治矿山秩序和生态环境，一切就又戛然而止——人员迅速撤离，矿山日渐荒废，蓬勃的林木与茅草重新占领坑洞……时间仿佛从未流逝，漫山的枞树、杉树，颜色深浓，安详如昔。

然而激起的尘埃数十年后亦未完全落定。极度豪爽与极度吝啬，胆大妄为与谨小慎微，好高骛远与得过且过……凡此种种，仿佛水痘疤痕一样仍在周边山民身上有所残留，纯良如水的性情里偶尔会泛起一丝剽悍、狡狴、怯懦的沉渣。

或许应将一切都交给悠远的时间和宽厚的山野。

● 个人堂 ●

回首某段尘封的隐痛是艰难的。就像掀开一块陈旧的结痂，虽然已不甚疼痛，然而眼前红生生的血肉和过往伤痛的记忆，依然会让人脊背泛起丝丝的凉意。

迄今为止，提起个人堂我仍然难以准确地界定自己究竟是一种恐惧、忧伤还是茫然，或是兼而有之的某种情绪与心结。甚至对个人堂是指一段路，一面坡，还是一片院落，或是相对宽泛的一块区域也不甚明了——只晓得它是一条窄窄的石板路隔开的十数丘水田和一面小小的山坡而已。山坡上十数株高大乔木与几丛灌木之间，是几块倾斜的旱土，种着红薯、苞谷、茄子和豆类。

一片院落，二十余个中堂，百十口人众，两百余年时光，风一样掠过，一丝涟漪都难以察觉了。唯有似院名又似地名的个人堂这几个字，才将那段久远的历史像基因一样铭刻于村人的血液与记忆。

老人们说，具体年月已记不起来了。只在口口相传中，晓得那儿曾经有过一片规模很大的院落。屋檐与屋檐连在一起，远远望去像一面青色的山岭。

说是腹泻。突如其来宿命一般击中了这片院落。一个人倒下了。数日后第二个人倒下了。接着，就像山洪暴发，一切都无可阻挡，无可挽回地溃败下去。很难想象在那样一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先人面对死亡乃至灭族的恐惧有着怎样的挣扎与绝望。人们眼睁睁地无力地看着瘟疫像镰刀一样收割着生命。他们目光呆滞地将亲人抬上山岗，草草下葬，尔后又像待宰的羔羊一样，瘫倒在床，麻木地等待命运的最后裁决。

据说最后只剩下一人。曾经询问过许多老人，也查阅了一些族谱，然而始终无从知晓那根独苗最终流落何方，也无从知晓山后荒草间的那些无名坟茔，究竟是山村的哪一位先人。唯一可以想见的是他离开故土时的惶恐与悲凉。



思乡的路。

张成林 摄

诗新韵

宁乡之野（组诗）

陈惠芳

上宁乡，下宁乡

湖南有湘资沅澧，
宁乡有浏乌楚新。
好像大地上躺着四架梯子，
有一架梯子敲进了四颗钉子。

水太多了，别扶起来。
让它们躺着流。
浏乌楚新，就是这样躺着流，
流得很舒服，将宁乡流成了上下集。

故乡跟异乡同样的深厚，
不分彼此地混合了巴酩的乡音。
一次性阅读，太费时间，
便分开来读：上宁乡，下宁乡。
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一样的顺溜。

几十年前的砂石路，
像卷尺一样收起了。
高速伸长了手臂，
一把搂住了故乡的腰。

土砖屋

最后一间土砖屋，拆了。
屋背后的山脊，过于靠近墙体，
也被推后，挖空了几米。
我最关心的，却是蜜蜂的洞眼，
这些童年观摩的作业。

嗡嗡嗡的声音，密密麻麻，
等不及我的耳背，就消失了。
我的听力尚可，
老宅的根底犹在。
年迈的母亲坐在堂屋里，
让一切过往新鲜如初。

果崽峰

今天的雾太大，
这一扇屏风被遮住了。
昨天，我还清晰地看见了
突兀的头顶与匀称的身板。

它的四周，潜伏着青铜器、文人与花猪。

由东而西，果崽峰是外婆。
由西而东，果崽峰是奶奶。
上宁乡的航标在此，
远远近近的游子，都不会迷路。

河流

穿着平底鞋走路的河流，
走着，走着，
就把鞋子扔了。

光着脚丫子走，
便走到了湖边、海上。

那些穿高跟鞋的河流，
干涸在路上。

大成桥

挖煤的时候，必须挖煤。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火光。

这些深埋在地下的粮食，
乌黑，也是颗粒。
它们奉献出来，并被食用。

岁月流转。

赏月

安敏

今夜，我快递的脚步抵达满月
正想跟吴刚唠个话
手机响了

是妈妈
妈妈问我可吃了月饼？
我说……正在啃
满嘴桂花香
妈妈说屋前的桂花正开呢
我知道，远远的山上我的家
就那棵桂花树
陪着妈，还有躺在床上的爸

今夜我也赏月
这一头漂泊的我
那一头倚门的妈
一仰脸，月亮都在头顶上

空腹的村庄，需要新的填充。
稻谷从喉咙口长出来，
摇曳的蔬果，刷屏了绿水青山。

浏山民宿

你在看夜空，看星星，看浅亮。
我在看远方，看大山，看深黑。

避暑的人与本土的狗，
都散养在浏山的角落。
燥热的心境，掏空。
想了世间的一些事，又放下了。

不知道鸡叫了几遍。
晚睡的人与早起的人，
在同一个频道。

密印寺

来了几回，
每一回都都蓝，
每一回都要穿过千年肺腑，
每一回都要仰望千手观音。

航拍器在密印寺上空盘旋，
飞得高，像蜜蜂，
飞得低，像岩鹰。
我们都在它的寻觅之内。
连绵不绝的江山，也被鸟瞰。

罢休手植的银杏树，
满了一千二百岁。
它依旧站在那里，
那种约定还没有到期。

我们也有一个造型，
由下而上，张开手臂，
支开了茫茫时空的一瞬。

火龙果

在大棚里，火龙果长在仙人掌上。
多刺。靠近它，要避开成长中的锋芒。

这鲜美的家伙，
居然跟我一样，是科班出身，地道的本科生。

它属于仙人掌科，
我属于文教卫科。

它用一根针，扎了我的手臂，
像打了一次疫苗。
我一转背，在屋里咬了它一口。
扎根大地的同类，
就有如此亲昵。

炭河里

黄材真的有材，有料，有材料。
黄材出人才，出重器。

四男方尊这个头，带得好。
领头羊见了天日之后，青铜器一件接一件，
从地底走了出来，
带着铿锵的声音。

天圆地方，天方夜谭。
我们坐在大禾方国，
坐在发河古城，看戏，
看姜太公乘鹤而来，
从我们的头顶飞逝。
青幽幽的浏水，也在身边，
是伴郎，也是伴娘。

今夜，我将失眠

彭郁青

做这个团圆的饼
用了江南的面，北国的馅
掺和了一年的雨露
和桂花
倘若，这团圆的饼
一半是香甜
那么，对思念者来说
一半是苦涩这一粒相思的止痛药
由嫦娥定制
今夜，我将失眠



冰 韵